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九十二)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繹

(九十二)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第七百種

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二十一

戰國第二十一

靖郭君相齊

【史記】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卒。湣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索隱引此與史不同

【戰國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韓非子】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戰國策】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今與靖郭君

【韓非子】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榆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大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大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兵弱於外，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戰國策】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閔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閉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閔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

奚以薛爲。夫齊雖降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韓非子同。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

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

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

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

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宣王聞之。藏

怒以待之。齊貌辯見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德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

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

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

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

肯聽辯。此爲二。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

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

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

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鮑彪改威王爲宣王。宣王爲閔王。因史記之誤也。今依原本校正。呂覺。齊貌辯作爛貌辨。郊

師作校師。靖郭作靜郭。過頤豕視作過頤豕視。信反作倍反。用字多異。然亦稱威宣。不云宣閔。益徵史記之誤而鮑氏之妄改矣。

釋史卷一百二十二

戰國第二十二

周分東西 兩周之爭附

【史記】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帝王世紀〕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說苑略

周〔漢書〕儒
家·甯越一篇

【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閒。夫士存則君尊，士失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

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已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開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

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淫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說苑作屠餘。

【史記】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括志地〕史紀。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爲

在顯王二年。卽趙世家所謂分周爲兩者。周本紀無此事。是史疎也。〔韓非子〕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紀年〕魏惠成王十一年。東周惠公傑薨。後元八年。九鼎淪泗。沒於淵。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呂氏春秋〕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懼。令其子連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西周武

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

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執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

【戰國策】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

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

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廡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

相國令之爲太子。○此策原在東周。而史云西周。未知所據。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

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東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

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曰。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別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謂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

【戰國策】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釋史卷一百二十三

戰國第二十三

秦并巴蜀

【史記】惠文王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敵。猶豫未能決。

【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

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襄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說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旣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後王悲悼。作夷邪歌。龍歸之曲。周顯王二十二年。蜀王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摧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蜀王痛傷。作思妻臺。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直侯。直侯奔巴。求救於秦。

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巴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鼎錄）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史記》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武王元年，誅蜀相壯，伐義渠丹犁。昭襄王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尙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巴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憚爲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爲黔中郡。十四年，蜀侯憚祭山川，獻饋於秦王。憚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常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憚劍，使自裁。憚懼，夫婦自殺。蜀人葬憚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五年，聞憚無罪，冤枉死，使使喪入葬之郭內。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

【後漢書】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

欲加封。乃刻石盟要。使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漬。冰乃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臨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鬪。至今蒙福。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水經注）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祠勸神酒。酒杯恆澇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聞。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廳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墓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釋史卷一百二十四

戰國第二十四

燕噲讓國之禍

【戰國策】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者。懼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知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

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與左師公說趙太后同。而彼尤婉切。

【史記】燕噲旣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韓非子】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

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史記】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侯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戰國策作齊宣王，是史年誤也。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列。紀外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

趙武靈王十二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

燕王使樂池送之。

○事不見於燕世家。蓋史疎也。

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戰國策】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韓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爲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此策時不可考。

釋史卷一百二十五

戰國第二十五

衛嗣君之治

【史記】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戰國策】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韓非子】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爲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遣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

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閒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

【韓非子】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

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僞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殆。

【史記】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醜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醜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紀年）魏襄王八年。翟章伐衛。

【戰國策】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縹錯。挈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之也。

釋史卷一百二十六

戰國第二十六

樗里疾甘茂相秦

【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戰國策】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史記】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鼎錄）秦丞相樗里

子作一鼎。文曰智囊。呂氏春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其事未審。

【戰國策】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韓非子）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王之國。居明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樽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樽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樽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樽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樽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

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韓非子）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則必誅之。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質而爲行事。是兼官也。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以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

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

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樛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攻魏，是且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史記】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樛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後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爲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

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東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史記】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

【戰國策】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養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

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史記】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魏太子來朝。

【戰國策】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吾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吾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吾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王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隣。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

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韓氏鏖，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史記】秦武王卒，昭王立，樽里子又益尊重。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轅，以救韓。楚兵去。

【戰國策】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婢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

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楚圍雍氏。屢

策。徐廣曰。前圍雍氏。在周赧王三年。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正義謂韓襄王十一年已下文。並是後圍雍氏。以規徐說之非。案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是再圍也。其說與徐廣同。劉氏曰。前圍雍氏。當赧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並不同。凡此諸說。皆恍惚無據。殊不知楚圍雍氏有三。考究史文。可得而知。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年。敗楚屈丐。楚圍雍氏。齊世家。蘇代謂田軫。是其事也。在周赧王三年。其二則秦武王死。昭王初立。楚懷王怨前韓不救楚於丹陽。乃圍雍氏。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及徵甲於周。卽此役也。在周赧王八年。其三則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與蠆蝨爭國。遂令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

【史記】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戰國策】秦楚攻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

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使用者。樓廡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廡。樓廡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和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

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虜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蘇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

皮氏。圍秦西風。十三年。城皮氏。

【史記】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戰。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

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甘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戰國策】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言王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

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埽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轂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僞爲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史記】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謹。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

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范曄、國策作范環，向壽、國策作公孫郝。（韓非子）楚王謂千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千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千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自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千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合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戰國策】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莩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韓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

惡。又交重楚也。

【史記】昭王七年。樽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樽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樽里。故俗謂之樽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樽里。

釋史卷一百二十七

戰國第二十七

趙武靈王胡服攻中山李兌之亂附

【史記】敬侯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伐中山。又戰於中人。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月致其禮。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戰國策】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竝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竝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竝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

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卽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史記】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呂氏春秋〕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事必亡。中山齊皆當此。〔韓非子〕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病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返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聞。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戰國策】司馬喜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爲取使。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

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韓非子〕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季辛與爰鸞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鸞。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呂氏春秋〕司馬喜雖惡者師於中山，土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與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與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史記】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祖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

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笑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敵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子。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

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
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
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
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
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
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
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
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
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
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
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
卿言世俗之閒，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
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
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

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洩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紀年〕魏襄王十七年 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 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 〔淮南子〕趙武靈王具

帶鷄鶩而朝 趙國化之 〔釋名〕轉本胡服也 趙武靈王服之

【史記】二十年王洛中山地至寧葭西洛胡地至榆中休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九夜之障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均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拜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拜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鷓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

【戰國策】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趙燕後胡服。王令

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故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史記】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

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繁無用，嗜龜占。□□高義下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弊帛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韓用此而東分。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己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鬪，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徵乎哉。福之所生，

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韓非子〕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香。刻疎人迹。此。〔水經注〕行唐城內。北門東側。有玉女神廟。趙武靈王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歎。百堵皆興。不日而就。

【韓非子】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予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呂氏春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曰。吾丘鳩衣鐵車投車。以人投入也。幾至將所而後死。〔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滅。

【史記】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

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

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餓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是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轍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

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韓非子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輻重也。邦者。人君之輻重。主父生其邦。此雖其輻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韓非子】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蚤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

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此疑李克之訛也。按魏文侯使李克治中山。

【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蔕。羸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見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謂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策言殺上父之事。非秦明矣。

釋史卷一百二十八

戰國第二十八

鶡冠子之言

【真隱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屨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龐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諼絕。（漢書）道家。鶡冠子一篇。

【鶡冠子】博選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

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著希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聞要。故耑與運撓。

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故希人者無恃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資。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爲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爲造意。以中險爲道。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爲定情也。流環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己。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

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貴如言。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也。挈己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也。故所謂道者。無己者也。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萬物取業。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故東西南北之道。踳然其爲分等也。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不剡。則不成霧氣。故相利相害也。類。故相成相敗也。積往生歧。工以爲師。積毒成藥。工以爲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近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

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主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所不見，蓋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不賢則不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焉。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却，却則說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國被伸創，其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蒞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旣外結，諸侯畜其罪，則危覆社稷，世主懼，寒心孤立，不

伐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郵過。謀徒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族。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禍之所極。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輒而兵可迭也。今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鵬冠子曰。法度無以嗜意爲模。聖人按數循法。尙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檢。而斷於已明。人事雖備。將尙何以復百己之身乎。主知不明。以貴爲道。以意爲法。牽時誑世。透下蔽上。使事兩乖。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后知命亡。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鵬冠子曰。蒼頡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李官。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閒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王龐子問鵬冠子曰。秦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與天地存。久絕無倫。齊殊異之物。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鵬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鵬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

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爲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龐子曰。願聞其制。鷦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克齋萬物而不可厭者也。周泊徧照。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明於蚤識。逢白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鷦冠子曰。置下不安。上不可以載。累其足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辯於人情。究物之理。稱於天地。廢置不殆。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躡躐。仁於取予。備於教道。要於言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喜怒不增。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齋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鷦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鷦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矐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其屬。縣嗇夫退修其鄉。鄉師退修其扁。扁長退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以此慈孝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而不趣以告。里有司謂之。

亂家。其罪伍長以同。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扁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緣政。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時合地。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四時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罰不如。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綰大而芒。天子中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使利還下。蔽上。其刑斬管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而維張。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

以聞。壹再削職。三則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死者不怨。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伏其辜。不得創諡。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長則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弔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僇諫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軍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旣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之國。定位牢祭。使鬼神。賈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唯此可將。將者養吉。釋者不祥。墀以全犧。正以齋明。四時享之。祀以家王。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遷。捐私去毒。鉤於內哲。固於所守。更始逾新。上元爲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賈昭穆。具招士。此先結之。後入弗解。此知極之至也。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鵬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鵬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成至孫一靈羽。理符日循。功弗敢貶。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樓削與早。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錮不駸。后得入廟。惑爽不嗣。謂之焚。祖命冒世。禮嗣弗引。奉常弗內。靈不食祀。

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民心不徙。與天合則。萬年一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而莫敢効增。免聞者。傳譯來歸。其義莫能易其俗。移其教。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之法。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正之術也。不待士史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未聞不與道德究。而能以爲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鷓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道惡則禍及其身。尙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百父母子。且未易領。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丘第之業。域不出著。居不連境。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乎。鷓冠子曰。虎狼殺人。烏蒼從上。螻蟻從下。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入之情耳。何故不可乎。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列地分民。亦尙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跼跼。奚又以疑。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復息矣。與天地相蔽。至今尙在。以鉦面達行。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得此道者。何

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天擊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獨化終始隨能序致。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浮懸天地之明委命相鬲謂之時通而鬲謂之道。連萬物領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宇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知德故無不安也。知道故無不聽也。知物故無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裹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拙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蚋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蟻腐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幃。隱於帷薄哉。周平弗見之謂蔽。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鬲故奠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得無來。詳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感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之惑也。惑故疾視。愈亂。惇而易方。兵有符而道有驗。備必豫具。慮必蚤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

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不舉。招搖在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竝起而獨成。鳥乘隨。隨。駒蜚垂。輒。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將以明數。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尙不曉也。悲乎。夫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一者寡愛。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刺。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賅衆人。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要領天下。而無疏。則遠乎敵國之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類類生之。耀名之所在。究賢能之變。極蕭楯之元。謂之無方之傳。著乎無封之宇。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其權音也。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爲隨。以嚮無素之衆。陸溺溺人。故能往來寶決。獨金而不連。絕道之紀。亂天之文。干音之謂。遠

物之情。天之不綱。其咎燥凶。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常聖博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章以禍福。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能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軼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觀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疵。保然獨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卽次。度十五而用事。量往來而廢興。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

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大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蒼巒壘谿。棗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蒼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至一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愈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諛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効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諭外內。後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凌凌乎泳澹波而不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學問龐子問鵬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鵬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鵬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鵬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

者大小愚智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拊。不知所之。彼心爲主。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口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剖心體。表術裏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冥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

釋史卷一百二十九

戰國第二十九

韓咎幾瑟爭立

【戰國策】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盪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韓非子〕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樛留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鄆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羈。成湯不王也。晉土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尊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在。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繆留未善以知言也。

【韓非子】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爲德。

【戰國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朋之反也。嘗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齊

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大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

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韓非子）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用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

以忠於主，便於固，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學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

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子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幸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憚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

【史記】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公子蟣爭爲太子。時蟣實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

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

【戰國策】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使於公。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釋史卷一百三十

戰國第三十

列國難周

【戰國策】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與馬逝。灘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

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韓氏遂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遂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楚兵在山南。伍得將。爲楚王屬。怨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王必罪之。

【史記】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

【戰國策】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爲君爭於秦。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

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楚攻雍氏，周赧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史記】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

攻也。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爲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戰國策】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侮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之。帝王世紀。赧王多負債於民。上嘗以避之名曰逃債。晉陽南宮。是也。

【史記】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

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豳，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法書〕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

襄，以西山而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

釋史卷一百三十一

戰國第三十一

楚懷王客死于秦

【史記】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執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

臣以為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

齊、子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貝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舉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水放也。西伯獻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十而靡悔焉。矧歲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之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靈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犯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申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蝸。螻蟻所笑也。○雖近世擬託。亦小品之作者。 秦昭

王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楚懷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此本組作八年。誤。

【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持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

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戰國策】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史記】秦昭王九年，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按年表：昭王七年，取楚囊城，殺景快。八年，取楚八城。楚王來，因留之，與楚世家合。此紀作九年，誤。楚

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

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

【戰國策】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紀年〕

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于金丘。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韓。薛侯蓋孟嘗君也。於此時合從伐秦矣。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

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呂覽同。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

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尙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

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王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狐。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或獻晉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

以事強。事強可以合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忠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諸篇辭皆同。必一時之言。齊策云。陳軫合三晉。疑諸策皆軫說也。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于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怒。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

罷齊敵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史記】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敵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敵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敵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而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

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韓非子同。

【史記】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戰國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父死，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

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

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王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新書】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緝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此與史乖異。

【戰國策】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

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劓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

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據此，則懷王死，楚立初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王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此蓋策士虛設之辭，不足深辯。

【史記】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